

小小十年

葉永蓁著

小小十年

葉永蓁 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小 小 十 年

葉 永 蓀 著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洪 興 印 刷 所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255) 字數：129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8\frac{11}{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03001—37000

定價 (6) 0.93元

本書出版說明

這部長篇小說，圍繞着作者十年間的經歷，展開了大革命前後中國社會生活的描寫。這裏着重地反映了大革命時代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激昂情緒和對革命軍的高度熱愛；同時，也通過作者愛情的悲劇，對封建制度下的罪惡婚姻，提出了無比沉痛的控訴。

本書初刊於一九二九年。現在根據一九三四年上海生活書店印行的作者修訂本，進行了一番整理，並加了幾處必要的註釋，重排出版。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二月

謹以此書

獻給——

過去的先烈，
未來的伙伴。

目次

父親的死	一
祖父	五
母親	八
學校裏	三
茵茵	七
祖父口中的「妻」	三
苦悶	六
亂	三
霖	三六
祖父的死	四三
今立	四六
給茵茵信	五〇
珠江之濱	五四
入伍	六〇
出發	六五

長沙·····	七九
江西路上·····	八五
病·····	九二
戰·····	九八
南昌·····	一〇四
黃鶴樓頭·····	一〇九
武漢時代·····	一一六
在上海·····	一二六
月清·····	一四三
墮落·····	一五四
我能懺悔了嗎·····	一五五
初見到茵·····	一七二
所謂「家」·····	一八六
再見到茵·····	一九八
看茵去·····	二二二
終結·····	二五七
重上征途·····	二六九

父親的死

並不是自己阿諛父親，現在想來，父親確是够作父親的。

當然，同母親發生關係而生我們的人，我們是該稱他『父親』。但那不過在名義上我們該如此稱呼他，實際，父親似乎不像這麼簡單吧！他好像除此之外，對於我們尚有一種另外的責任。製造我們的身體，僅僅是他服務『父親』底責任的起點。

聽祖父說，父親的命不是讀書的，如果他能早生幾年或遲生幾年，一定得到讀書的機會，但他的命不是讀書的，所以剛剛在成年時碰到祖父同伯祖分家。倘在未分家的前幾年父親到了成年，或是在分家的時候剛剛出世，那無論如何他就可以讀書。是否如此，我可不知道，據祖父說是這樣。因為祖父說，他自己同伯祖分家之後，家境不大算得好，所以不給父親讀書了。然而父親也曾讀過好幾年書，不過沒有『功名』罷了！

我覺得父親很聰明，不論什麼事都能做，母親病的時候，父親能够把母親所做的事拿來做，且做得很好。嬸嬸們彷彿妬嫉母親有這樣的好丈夫，常常笑父親怕老婆，但父親沒有生氣過，只有笑笑而已！人的確很和氣，但在盛怒之下，是不管一切的，同人家鬧脾氣到厲害的時候，他自己說什麼都不怕。雖然只讀過一兩年書，但也會做詩，下雨時候如果不去做別的事情，便把白居易的詩

捧住讀個不歇。字也寫得很好，柳公權的帖差不多學得很像，因此，祖父常常很後悔自己怎麼不給父親讀書，否則，自己給人家稱「老太爺」是够有資格的了。但父親却不大覺得算什麼一回事，也沒有後悔過自己怎麼不讀書而埋怨祖父。

我讀書是祖父同父親主張的。母親她沒有自己的主見，父親很希望能夠給我讀書，如果我會讀書的話，他說無論在什麼狀況之下，總要達到他的目的。祖父更不用說是希望極了！所以我在學校裏的時候，父親同祖父都會跑來看我。若有相當的消息從教師的口中談到關於我讀書進步的話給他們聽着，祖父同父親就都笑了起來。祖父的笑固然是聽到我有相當的進步而笑，但父親的笑，似乎全因為祖父笑着，於是自己也笑了。

父親的兄弟足足有四個，都比父親小，我稱他們作叔叔。叔叔們一方面覺得我讀書是很對的，因為姪兒將來能够進學，至少自己就不怕喫人家的虧，總算有些把握。另一方面爲了我讀書，而費了叔叔們公有的幾十塊錢，却好像有點不大舒服。『好漢不喫眼前虧！』叔叔們雖然不是如何有本領的好漢，但喫眼前虧總覺得太不安心。這樣，祖父同父親往往爲了我讀書而同叔叔們吵嘴，祖父行輩大，不管叔叔們如何的說，就說是硬要做的！父親只說，分家時候，在自己應得的財產內，給叔叔們扣除多少去，作了每次吵嘴的結束。嬉嬉是不必說的，在自己的房間內嘮嘮叨叨着。父親有些時候也聽到，不過都沒有回過話。

經過了好多次的吵嘴，終於把我送到一個離開家鄉三十里的小學裏念書去了。叔叔們實在覺得再喫虧不起了，要求祖父把他們分家。於是，就在這年祖父再造一座屋，預備造成之後，立刻分家。

祖父是有年紀的人，很看慣兄弟的爭鬧，也不大在意。但父親似乎很以為不應該這樣辦，覺得爲了兒子讀書的關係，而給他自己的弟弟排斥，雖然並非怎樣倒霉的事，却總算不得十分體面。因此，在這年裏父親很憂鬱，臉上也許有過笑容，但總沒有比往年的多了。

父親仍是常常跑到學校裏來看我。每一來，總有許多話說。勉勵我當然在他話裏佔大部分，頂要緊的還是告訴我不用好高務遠，以求虛榮。他說，人決不是硬要做到了大官才顯得出自己的高貴，人是做到了人的義務便可爲人。父親有這樣的思想，在當時我並沒有怎樣注意，現在想來，父親確是够作父親了。父親講話的時候，似乎很嚴重的樣子，臉上沒有笑容，也沒有些怒意。不過兩眼裏含着很熱望的神情，眼珠都奕奕有光。父親這樣神情的用意，我是知道他使我害怕或喜歡，他希望我永久記得他的話，或許更進一步，希望我做到他的話。

一天清早，在船埠頭遇見了一個鄉人。他爲找我而來，我就把他帶進學校裏去。他本是一個很喜歡說笑的，什麼事都沒有蹙過眉，但這天，他似乎很見得憂鬱，臉上沒有露過一絲笑容。他要我把他帶到校長那邊去。我自己不知道他到底什麼意思。不過帶他去見校長是不十分費力的事，就帶他去了。而且我以為他或許是要見見校長，回鄉下去好嚇嚇人。

校長是見到的。在校長面前，他才說出我的父親昨夜死去了！因爲祖父同母親的吩咐，恐怕我聽了消息回家是很不放心，所以叫他來託校長禁止我的請假。於是，我哭了！我真想不到父親已經死了！的確尙以爲自己在作夢。他也哭，他同我父親平時還好，在哭聲裏夾着嘆氣！校長也不十分好過，頻頻地滴過幾點清淚！

自己只有十二歲，不大懂事。關於父親的死，僅在聽到這不幸的消息之後，哭了一場，餓了一頓飯，算是對父親死後悲哀的表示。晚間，也就忘了。但有時想到父親的死，實在很難過。自己的前途，弱小的弟弟和妹妹，將怎麼處置呢？很埋怨祖父同母親怎麼在父親害病的時候不叫我回去。兩個禮拜後，向校長請假要回家去看看父親的棺材。校長不許可，心裏急得很！留了一封信自己走掉了。

到了家時，一切都覺得依舊，只有淒涼的情緒，是新添的。沒有進過門，弟弟已經告訴給母親說我回來了！祖父慌忙走出，帶苦笑來迎接我。我心裏突然不安起來，眼淚已經撲撲落下，終於失聲而哭了。

祖父

在回家的船中，原打算到家時是不哭的，因為有許多同學勸告，說哭是使母親同祖父傷心。自己也曾這樣想，然一到家，終於耐不住了。自己全不知道自己怎麼會哭，只看見淒涼的祖父的苦笑，眼淚就自然從眼角裏落了下來。

祖父臉上的皺紋更多了，手背上隆起的青筋，每條都可以看出有多少粗細；髮是黑白參半的。由這些地方看起來，祖父確是老得許多了！祖父看見我哭，比什麼都傷心，手簌簌的抖着抱我在他膝上；母親叔叔嬸嬸們也都出來了。

祖父也哭了！哭得更傷心，淚像雨一般落到我臉上。鬍子差不多都給鼻涕粘成一片片的。他自已說父親的死，都是祖父平時做人不好，因為菩薩看不過去，所以使父親早死，好給祖父知道菩薩是在懲罰他。但祖父又說自己並沒有做什麼不好的事，怎麼菩薩要父親死掉呢？在鄉裏的人很疑心祖父的確做過什麼壞事，因為父親是祖父的長子，他的長子死了，這明明是他做過壞事而給菩薩譴責的證據。所以祖父似乎很擔心自己會被人譏笑，但終於沒有別的法子來證明自己沒有做過壞事情，也只好自己懺悔，以為或許曾經做過，不過自己不知道而已！

這樣，祖父是除了可惜父親死，去之外，另負着一種做壞事的罪惡。他哭得很厲害，臉上的皺紋

中，積滿了眼淚。弟弟在旁邊也給祖父哭呆了。叔叔們也替他同情地流過幾次淚，母親更不必說是整天嗚咽着。

他已是七十多歲的老者，精神是很好的；不過因了父親的死，覺得常常傷感！「節」到的時候，祖父往往自己整天不作聲，在沒有人見的地方，或許更拿袖子來揩揩眼。我知道祖父又在哭了。但因怕母親傷心，不敢對誰去說祖父是在哭。而祖父知道我看見他，也立刻在他的臉上現出一層淒涼悲慘的苦笑。

我相信祖父在這時是最苦的了！

父親死後，祖父所尤其放心不下的，還是要怎樣安置我。他自己很知道他齒落髮頽，在這樣風燭殘年，恐怕也不久留於世。假使幾年之後，發生了不幸的話，那對我到底要怎麼才好呢？而我，又不是熟於世事的人，對於自己的親戚，故舊，田畝，山園，差不多沒有一些知道。母親是包着腳的婦人，當然也不大十分清楚。叔叔雖然足足有四個，但一到爲了財產關係而各相衝突的時候，能保住他們肯自己喫虧而不使姪兒喫虧嗎？所以祖父以爲自己是太死晚了，而我的父親却死得太早！這，當對我說話的時候，是常常聽到他這樣埋怨菩薩的。不過，他是很懂世事的人，完全知道徒然嘆苦之無補於事。在事實上，父親是死了，倘只自己悲傷下去，那末，不僅會因這悲傷而惹起母親的淒苦，同時更要影響到自己的身體去。祖父固然是不怕死的，早死了也許自己倒較爲安閒，但那最困難的問題，便當然立刻會在我身上發生，一切祖父同父親所未了的責任，就重重地加在我的兩肩之上了。祖父知道我還未到這樣能負重責的時期，而且自己的前途，也許還靠他來安置。所以他

此後很想多幫助點我，一方面因此可以安慰已死的父親，另方面或許自己已得到相當的歡欣。

決定了這樣之後，祖父彷彿比從前就振作得多。看見我時，勸慰勉勵的話，比父親在世時說得更多，更長。雖然說到我父親死時可憐的情景，流了許多眼淚；但他會立刻帶苦笑來安慰我，說我僅記得父親死時的情景是不够的，還須做到父親所希望的目的才對。他又說，在無論如何的情況之下，如果力所能及，那末一切對他的譏笑謾罵，他都不怕，只要我自己能够達到他同父親的希望就够了。

家庭內外的事情，還都由祖父作主，他也好像樂於作主似的。但一想到父親死得太早，就很不高興，因為這原該是父親來做的事，他的確不該替父親做。然而一看到我，他又覺得我比他更可憐些了！我，也極明白他的苦心，但自己也說不出什麼話去安慰他。只有一腔熱情，在接受他一切的希冀，在無光的老眼之下，他也許能够知道我能。

因為祖父的苦心，使我情感上起了謝意，很想要在什麼事上得到相當的成績，給他喜悅一下。但自己是什麼事都幹不來的，自己的希冀終於成了一種幻想。祖父在當時也並沒有什麼如何大的屬望對於我，不過要我能够比在父親沒有死之前好些就够了。然而他確是處處幫忙我的，能顧慮到我的一切。對於我自身應做的事，他早已替我想到。最要緊的是關於我求學的問題，曾幾次同母親商量過。在最初，他恐怕因這事情到了賣田的地步，那就不很合算；同時，對於數十年的家聲，也似乎有些不大光榮。但後來，又不知為什麼覺得賣田給孫兒讀書，是最體面不過的事了。於是他終於盡自己的力來援助我的上進。母親也知道祖父的用意是好的，也極希望我能够做到同祖父所希冀的一樣。

母親

不過母親起先是不贊同祖父的意見的。她以爲最好在這個父親死了的機會把我歇學。她料想到倘使叔叔們真的同我分家，家境一定會不大豐裕。如果爲了我讀書的供給，而損害祖傳的遺產，那總覺得有幾分倒霉，至少，給地方的親戚說閒話就犯不上！而且因父親的死，家中已經受很大的打擊。她常常哭，哭得比什麼人都凶，在婆婆的草叢之中，她當悲傷時，屢次跑到那邊拋父親的棺材去。但父親是死了，她自然每次都腫着眼獨自孤苦地歸來。母親自己的父母，又在好幾年前死掉了，所以更覺得苦！除了哭以外，她簡直沒有別的方法活下去了。

有時候，母親覺得我讀書完全是父親的主見，假使在父親死了之後，她立刻把我歇學，似乎又太對不起父親。并且父親在時，曾爲了我讀書的問題，和叔叔嬸嬸們吵嘴過好幾次，然而每次的結果，都是父親得到許多兄弟的譏笑。現在假如我一旦歇學，對不起父親固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她受叔叔嬸嬸們的譏諷，恐怕更加厲害！同時，祖父很急於打算我求學的計劃，他以爲一切都不可必顧忌，只要我能够記得父親臨終時的情形，替父親爭一口氣。母親聽到了這樣的話，眼淚落得比雨還多。因此她內心的感覺，彷彿把我立刻歇學便是立刻消滅父親的希望，這是多麼對不住已死的父親？況且現在未見得十分窮困，何必拂了祖父的熱情，而使祖父更覺得可憐呢！祖父又不是替自

已打算，更無相當的理由去反對他。父親在時，常常告訴母親說孟母是怎麼的賢良，所以此刻她還記得父親告訴她的故事，也覺得對兒子的責任，自己有一部分要擔當的。所以她後來很高興祖父的計劃，竟沒有把我歇學。

父親未死之前，母親正在病得很厲害，不曉得她患的是什麼病，父親足足看她兩整年。弟弟很小，因為母親病了沒有得到充分的乳汁，就更覺得瘦削。父親除了應盡他自己父親的責任外，更替母親盡了大部分的責任。對於弟弟，父親用了許多苦心把他從襁褓中弄大。家裏本來是可以雇得起保姆的，但父親恐怕叔叔同嬸嬸們說閒話，終於不敢。現在，弟弟很長大了，什麼話都會講，母親看見他常常苦笑，她往往便連想到父親。實際，父親在世時，是從來沒有得到相當的愉快的，物質上雖然還不大缺乏，在精神上却的確很沒有舒服過，叔叔同嬸嬸們的閒氣尤其受得多！所以母親也極想盡自己的力量，幫助我去上進，好感謝父親一番的苦心，使他的希望不致成爲一種幻想。

母親贊同了祖父的意見之後，親戚們都跑來勸母親。他們的來意，大概都以爲在這時把我歇學是最好的機會。他們說，倘在父親未死之前，把我歇學，人家一定會笑父親的希望心太大，不該想自己的兒讀書作官的；但在父親死後還給我上進，則一到沒有能力接濟時再來歇學，人家便會說你太不量力了。在現在父親剛死之後，推說家裏沒有人管不使我上進，這是如何有力的理由！這樣的話，母親聽了好多。尤其是那些遠房的姑母，和同母親一起拜佛的老太婆，說得更更是娓娓動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母親也的確有些後悔過。但終於因為祖父同舅公的反對，母親想着父親的苦意，竟沒有給親戚們阻止。父親的棺材又還放在後園，母親當早晚開閉窗戶之時，都能看見。這一看見，

她便會記得父親的死，父親的希望，而在腦裏得到一個最後的結論：要幫助達到父親的希望成爲一種事實。於是，她知道只有幫助我的上進，是達到父親希望的實現的路。她很熱望我這樣做，也覺得非常高興，甚至於在涕泣之中，一聽到祖父的計劃，便會立刻揩乾眼淚，同祖父商量關於我求學的事情。

和叔叔分了家，母親什麼事都沒有同叔叔吵過嘴。祖父當我同叔叔分家的時候，很想在我物質上對我最多幫一些忙。他想用某種名義另外多抽幾畝田給我，好使我在求學時經濟上不致於立刻感到支絀。親戚們也以爲是對的，不過怕叔叔們嘔氣，母親說儘自己的分內所應得的就夠了。母親是很相信命運的，她以爲命運裏如果已經註定如何，那你無論如何總不該勉強。所以她決定給我再行求學以後，自己就天天念經；在「朔」「望」兩天，或許喫素，她說，這樣，或者能夠有許多功德幫助我向上的進益，同時，使父親的希望，也不致於僅成爲希望。祖父是不大相信佛的，常常反對她。那理由，是說佛是一種和尚假託而騙錢的東西。否則，佛難道害怕壞人的嗎？何以祖父自己作了壞事，而菩薩偏偏死了他的兒子——父親呢？但母親却並不因祖父的反對而中斷自己的信念，反比往日虔誠得多，對於她自己的功課。這，或許是母親的希望心太切了，使她不得不相信有一種無形的東西，來主宰她自己的命運。

爲了祖父同母親的計劃成功，我自己也知道有了相當的着落。在父親死後的次年，就跑到一個較爲有名的學校念書去了。在學校裏，祖父常常跑來探視我，他每回去的時候，真使我覺得有無限的慚愧對於他。像他這般老的老人，從一個三十里外的鄉村裏渡過了一江水而跑到這裏來看他的孫